

爱情从这里开始

尤凤伟



爱情从这里开始

尤 凤 伟

爱情从这里开始

尤凤伟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毫米1/32 ·印张 6 5/8 插页2 字数146,0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4,000

书号: 10151·663

定价: 0.60元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是作者近几年来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合集。作品从多方面描写了青年人在恋爱婚姻和四化建设中的美好心灵、动人事迹；乡土气息浓郁；语言流利；结构严谨。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。

目 录

爱情从这里开始	1
李更生嫁女	24
晚风徐徐过山岗	38
乔干部	50
倾斜的小路	64
因为我爱你	79
人之歌	94
鱼团儿	106
种瓜得瓜	118
登 台	136
月 台	152
希望的天空	175
好种三年	198
后 记	208

爱情从这里开始

我的战友、入党介绍人赵东升同志复员后，我给他写过许多信，渴望知道他回乡后的情况。可每次把信投进邮筒，也就象投进了大海，连个泡儿都不冒。气得我常常对着他的像片骂他赵老犟（这是他在部队时的外号）。可有什么用？没信还是没信。到后来，我简直怀疑他是否离开了人间。嘿，想不到过了整整一年，他倒来了信。拆开一看，厚厚一叠信。这家伙，真叫人哭笑不得，那股犟脾气，难改！

我用了足足半小时才把信看完。这封信，叙述了他回乡一年来的工作、生活情况，或者说，是记录了他的一段奇特的恋爱史，有趣极了。呵，这不是信，简直是一篇小说，若不信，我把信一字不差地抄在下面，你们自己看：

小虎子：

我还象先前那么喊你，高兴吗？我才不管高兴不高兴，越不高兴越得这么叫。每逢我耳朵发热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是你在骂人。骂就骂吧，反正我下了决心，不到年底不给你写一个字。这不是成心气你急你，而是太忙。当了个芝麻粒大小的官，就忙得晕头转向。另外，在这“四人帮”打倒的一年遇上的事又特多，千头万绪也无从下笔。现在一年过去，按我们农村的

说法是，已经“颗粒归仓、寸草归垛”了。理了一年的乱麻也算有了个头绪。今天是农历小年，妈赶集办年货去了，我便铺上纸，给你写这封信。

你的每封信都要问我的婚事怎样了。在你眼里，好象我赵东升就是为了结婚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别骂！我知道你是指我和李华的事，她的像片你见过，你不是说“长得倒俏，只是唇下有颗后娘痣，怕不是省油的灯”。记得我弹你的那一“巴”吧？现在看，这一“巴”你吃得屈，叫你说准了。我回村第二天，她便从河东村托人给我捎信，说要和我吹，吹就吹，可她不该嚼舌根，说我在部队没干好，连个小排长都没当上。我懒得理会，任她说去。可我妈伤心透了，成天抹眼泪，怨我当初没听她的话，没趁穿军装的时候把她娶进门。后来，妈要去李华家求情。我火了，瞪着双牛眼吼道：“妈，你要低三下四去求亲，你头里走，后头我就把房子点着，看你把媳妇娶到野地里！”妈知道我的脾气，没敢去，可好哭一场。虎子，你一定会笑我妈。你知道，我们河西村太穷，穷得村里的小伙子找对象特难。本村的姑娘往外跑，外村的姑娘更嫁不进来。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，单身汉能凑够半个连。有时民兵集合站队，打眼一看，齐查查几乎全是一排光棍，个个都是虎背熊腰一表人材，可就是没人愿嫁，你说不气死活人？

和李华的事吹了不几天，村里改选队长，公社马社长来主持。我们河西村同一河之隔的河东村是一个大队，大队部设在河东，河西基本上是个独立的生产队。所谓选队长，也就是选一村之长了。简直想不到，后来竟把我选上了。我找到马社长，表示坚决不干。你知道，穷队队长难干，再说我还幻想有一天能出去工作，当了队长，出去就不容易了。也巧，马社长

本来就巴望和他关系不错的上任队长当选，听我这一说，马上答应另选，可群众吃够上任队长的苦头，说啥也不另选，事情就这么僵住了。也正在这节骨眼上，我又遇上一桩事，我说出来，你保准会笑我、骂我，说我荒唐。

就在这天中午，本村一个我称为福婶的媒婆到我家提亲。你也许会问：解放都三十年了，还会有媒婆？这有什么奇怪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农村青年还不大有条件自由恋爱，尤其是穷村，婚事主要靠中间人——媒婆穿针引线。

来福婶进了门，可忙坏了我妈，一边陪笑脸，一边炒菜做饭。我心里不是滋味，借故走了。回来时，来福婶已经走了。妈对我说，来福婶提的是大庄村，姑娘叫宋秀兰。我一听便觉得蹊跷，咱连同我一起复员的八班长，家就是大庄村，我好像记得他的未婚妻是本村一个叫宋秀兰的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上来了犟脾气，蹶腿去了大庄村。见到八班长一问，原来人家和宋秀兰就要办喜事了。见我来，八班长还特地把宋秀兰找来同我见面，羞得我简直想钻到地底下。回了家我啥也没对妈说，这股火就在心里窝着。过了几天，来福婶来回音了，我妈又赶快把酒菜摆上。我使劲压住火，问：“来福婶，你去大庄村问了？”来福婶说：“问啦。”我又问：“宋秀兰愿不愿意？”来福婶勉强笑笑说：“差不离，差不离。”我说：“咋个差不离？”来福婶见我面目不善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人家姑娘愿倒愿意，就是嫌咱村穷，怕来了吃不起苦，想等等看……”

“等到啥时候？”

“秋后……”

我哼了一声道：“秋后？秋后人家孩子都会生出来，你让她离婚带孩子嫁我赵东升？”（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不是成心骗我，

一时马虎点乱了鸳鸯谱，只得将错就错。)

来福婶没料到我的腿比她的腿还快，窘得脸红一阵白一阵，说不出一句话。我窝了三天的火再也窝不住了，我瞪着牛眼，从炕桌上抓起酒杯，连杯带酒摔在地上。这一手够绝，我妈吓慌了，一边捶我一边骂：“你这死尸疯了呀，疯了呀！”她是怕得罪了媒人以后更不好办。来福婶恼羞成怒了，一个高从炕上蹦下地，嚷：“好一个赵东升，你老鼠舔猫鼻子——好大的胆。告诉你，得罪了老婶，叫你打一辈子光棍。”我气她说：“不出一年，我请你喝喜酒。”她的嘴更厉害：“做梦娶媳妇，想的美！也不撒泡尿照照。一亩地打不了五百斤的穷模样，还想娶媳妇，哼，到树礼家赢火柴棍去吧。”（她是指村里的光棍晚上没事干，天天凑在树礼家打扑克赢火柴消遣的事。）她的话象刀子捅了我的心，妈抽抽泣泣地哭，又象不住往刀口上撒盐。我冲来福婶吼：“五百斤娶不上媳妇，八百咋样？一千咋样？”来福婶撇撇嘴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八百斤？那敢情好，你赵东升队长要有本事拿下八百斤，我……我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你！”

“轰”地一声，我象当头挨了一棒，几乎站立不住。简直想不到，她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我只觉一股火猛冲脑门，逼问道：“这话算数？”“没二话。”“敢划押？”“拿笔来。”俺俩大概都昏了头，顺着杆子往上爬，谁也不想往下退。我找出笔纸。她年轻时上过几天识字班，没忘光的字肚里还有几个。她拿起笔，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下一行字。写完，还用指头在笔尖上抹抹，按下个手印。接着把纸往炕上一甩，扬长去了。虎子，保准你是头次听到这种稀罕事，你猜她咋写：

赵东升一年内你能叫河西打八百，我就做主把明辉嫁

你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。

后面是签名，年、月、日。看完字条，我心里不知是啥滋味。咬咬牙，把纸叠了叠装进口袋里。虎子，看到这，我知道你会骂我：好一个赵老犟，没脸没皮，想趁人家言语有失白拣人家姑娘。虎子，你冤枉我了，我敢对天起誓，没这回事。不错，明辉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姑娘，可我从都把她当小妹妹看，她见了我，也总是小嘴甜甜地叫我哥。再说，你以为来福婶真傻，会有那么便宜的姑娘让我拣？你没见她字条上写着“一年内”，她是清楚的，一个穷村把产量从五百一下子提到八百，简直是做梦。我真不知道，当时咋象中了魔般逼她签字划押。现在，怀里揣的不是个姑娘，而是个刺猬。咳……

这天晚上，河东村放电影，我们河西的人都过河看去了。我没去，一个人在河边柳树底下踟蹰。听着对岸飘来的音乐声，心里不由一阵阵发酸。一条河隔的两个村，天时地利差不多，却贫富不一样。河东几年前就架了电灯线，每到晚上，村里灯火通明，人声笑语不断；河西却黑洞洞的、死沉沉的。偶尔有几声牛马叫，也叫得人心悲凉。村里包不起电影，只得跑到河东踮起脚尖白看，听些不三不四的闲话。一个“穷”字，不仅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困难，更使人在心理上受到伤害。缺乏自尊、悲观短志、麻木愚昧。你也许要问，一个村子为啥就富不起来？这个问题很复杂，就象中国为啥不能富起来的问题一样难于回答。虎子，不怕你笑，这晚我流了泪，哭得很伤心。从记事起，我没有象这么哭过，我真的动了感情。眼泪又使我下了决心，干！我要当队长，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家乡这么凄凉败落下去；不能眼看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长年衣衫褴褛、打

赤脚；不能眼看着我的伙伴们娶不上媳妇。我要干，干，我要趁我还能流下泪的时候领着伙伴们大干一场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公社找到马社长，告诉他我愿意当队长。马社长皱了皱眉头，还是答应了。

我想，我得挑选几个人当我的左膀右臂，首先，我得请出一个好财神管家。我一下子想到树礼，就是来福婶提到的那个树礼。他比我大一辈，我喊他小叔。他娶过亲，可三年前，媳妇受不起穷，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从这再也不肯回来了。他就成了个半光棍，一人顶着三间大房过。早年他在镇上读过高中，正准备考大学的时候，母亲病故，家里只有个未成年的妹妹，便弃学务农了。开始几年，他当过生产队会计。许是在镇上读书时多看了几出清官戏，为人清廉。后来因抵制队干部私分粮食，被撤了职。也许正因留下清廉名声，以后各任队长都不敢用他了。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会计，便把他上了名册。很快，其他干部也物色好了。全是筷子夹骨头——光棍。我要用这几条“棍子”，把河西这潭死水搅活。

这天晚上，我去到树礼家。没让来福婶说错，在这烟雾腾腾、油灯昏昏的草房里，聚集了几乎全村所有的整劳力。正吆二呼三地甩扑克。赢的输的都挺激动。我得先震一震，把火柴棍从他们脑袋里抽出来。我大声喊：

“喂，伙计们，帮帮忙，咱说了门亲，向大伙借点粮。”

一听说亲，扑克立刻停止了运转，一双双包含不同内容的眼睛望着我。树礼问：“真的？”我点点头。他又问：“借多少？”我说：“不多，十万。”大伙“轰”地一声笑了，我心里明白，这是笑我想媳妇想得说胡话。

“龟孙子骗人！”我板着脸，摸出来福婶写的那张字条，向

人堆里丢过去，“算一算，一亩八百，一百二十亩是不是十万？”

开始看的时候，大伙就象看新《笑林广记》似的，边看边嘻嘻地笑，可愈笑愈觉得滋味不对，到后来，个个都沉下脸，象挨了耳光子。有人骂起来福婶。

我吼道：“不该骂来福婶！”

有人问：“不骂她，骂谁？”

我瞪起眼珠子：“该骂你！骂我！骂他！”我的手在人堆上划了一个圈。没人吱声，过了好一阵才有人说：“可不，该骂咱自己，谁叫咱穷，来福婶就不敢在河东打这个赌。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。一个‘穷’字，就把咱窝在脏水盆里。河东李华和我吹，我在心里骂她‘金钱眼’。可仔细一想，骂得没道理。啥叫爱情？嫁你赵东升来挨饿受穷就叫爱情？凭土地打不下粮食就那么招人爱？现在同土改不一样了，那时说：‘光荣光荣穷光腚。’现在穷光腚该拿板子打。我就不信，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，还有心思去哥好妹好你爱我。咱村的小大姐们为啥往外跑？跑得对不对？我说没啥错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我是个姑娘，我也跑，脱了鞋往外跑，你们跑不跑？”

虎子，我这么口若悬河地大谈什么爱情，其实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，是不是亵渎了“纯洁的爱情”。但我只能这么说，我得借题发挥，在大伙心里放上一把火。我暗暗注意大伙的反应，见大伙都动了心，有的长吁短叹，有的使劲抽烟。

这时树礼说：“你说的不错，可谁愿受穷？问问眼前这些老兄弟，谁愿打一辈子光棍？就说我，顺子叫他妈带走，一去不还乡。我不想？不难受？可……可有啥法子？”他哽住了，手里的一张牌“嗤”地撕成两半。

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咋没办法？有办法，一个字：干！不干，锅里不长馍馍，炕上不长被窝。今年我当队长，大伙愿不愿跟我干？愿干，咱就老虎、猴子一齐上，把河西变个样！”

虎子，那天晚上我终于把这潭死水搅活了。最后，大伙来了劲，磨拳擦掌地围着我，商量咋个干法。扑克牌丢了满地，在脚底下踏来踏去，谁也不去管。你一定猜得出我有多高兴，我简直有点忘乎所以了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，交给一个小青年，叫他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来两瓶酒，我让树礼把酒分倒在几只碗里，我叫大伙端起碗，然后象领着发誓似地一字一板地说：“为了摘掉穷帽子，为了咱光棍都能说上媳妇！干——”

第二天，我召开了全村社员大会，公布了我挑选的队干部名单让大家讨论，大家很满意。随后，我代表新班子向大伙表了决心，说：“乡亲们放心，往后哪个干部藏私心，不好好干，大伙有权撸他的帽，有了这一条，就没有不正干的官。”大伙一听，哗哗地鼓起掌。

散了会，我正兴冲冲地往家走，猛见明辉（就是来福婶赌给我的独生闺女）迎我面走过来，我心里一惊。打赌的事今天一早就传遍了全村，她准是找我算账的。说实话，对来福婶我理直气壮，可对明辉就觉得有点理亏。想躲来不及了，只得硬着头皮往前闯。

“东升哥。”

“唔唔，”我做出让砂子迷了眼的样子，用手遮挡着脸，赶紧往前窜。

“东升哥，你做的好事哟。”

“我……”我只得停下步。

“你们可真行，能把一个大活人当宝押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我知道怎么也是解释不清的。我偷睨了她一眼，哦，奇怪，她那俊俏的脸上并没多少恼怒的样子，我略为宽宽心，说：“明辉，我……我是和你妈赌气。”

“赌气？说得轻巧，就该拿人家赌气？”明辉瞥了我一眼，“今早听了这码事，就想找你算账，可开了社员会，我又改了主意。我看你，象个真心实意领大伙摘穷帽子的样儿，这一条，就赎了你的罪。”说完她竟抿嘴笑了。我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舌头也灵便了，说：“明辉，是我不好，你放心，到秋后，我会把这事处理得让你满意。”明辉没说啥，轻轻咬起嘴唇。我刚想走，她又把我拦住，问：“东升哥，在会上咋没公布妇女队长……”

“妇女队长？”我还真忘了妇女队长，其实也不是忘，这些年，村里的女青年外流得愈来愈多，队上早取消妇女队长这个衔。听明辉这一说，我倒觉得是个问题。明辉又说：“真要大干起来，女劳力不发动起来可不成。”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只是不知谁当合适。”明辉朝我一笑，说：“我倒可以给你保举一个。”

“谁？”我问。

她朝我挤挤眼，说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“你？！”

“哟，干嘛凶神似地瞪着我？”明辉撅起了小嘴，“怎么，信不过？怕我搅了你的八百斤？”我真犯难了，就算要有女队长，可眼下，唯独明辉干不合适。我想了想，劝她说：“明辉，这事，你再细想想……”

“我想的很仔细。”她沉下脸，“这些年，你们男子汉总冲女青年出气，我想，也该骂，谁叫她们没骨气、太自私。可你们知道，她们嫁出去心里就好受？她们走了，可家里还有父母、兄弟，她们哪次回娘家，不是流着泪来又流着泪走。”

虎子，世上的事情有时真叫人捉摸不定，你希望得到的不见得能得到，你不希望得到的，却常常会自己飞到你身边。就在我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个消息，说县武装部要调我去当干事。消息是从河东传来的，河东有一个人在县上工作。我估计十有八九是真。消息立刻传遍全村，乡亲们都为我高兴，我妈更是喜得合不上嘴，树礼他们虽然心里舍不得我走，但还是再三劝我走，说这是千载难碰的好机会，万万不能错过。这倒是真，在我们农村，谁要能攀上个吃公粮的差事，就算跳过了龙门。而这种机会，也实在太少了。我是沾“复员军人、神枪手”这两块牌子的光，可话说回来，在这种时候我蹊腿一走，队上咋办？

就在这天中午，河东李华来到我家。我开始一怔，接着便明白了八九。她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她刚坐上炕沿，便开始埋怨她爹妈，说她和我的婚事是她爹妈做主吹的，她天天做爹妈的工作，说爱情不能建立在经济基础上，后来，爹妈又同意了。我妈信以为真，欢喜得又流下泪，赶紧去备饭了。屋里只剩下我俩，面对面坐着，我不说话，想听听她再说些什么。可她好象看透我的心事，也抿着嘴不吱声，两眼滴溜溜地打量着屋子，她那副神态真让我不痛快。尤其是唇下那颗后娘痣（看到这颗痣便立刻想到你的论断），看了更让人无法忍受。我说：“李华，你知道，爱情是不能施舍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似懂非懂地看着我。

我说：“谢谢你的一番好心，可我不想结婚了。”

她朝我撇撇嘴，笑道：“瞧，还没走马上任，就开始拿架子，瞧不上农村姑娘了。”你听，她只差没说我这“陈士美”抛下她这“秦香莲”了。她以为，只有用这根长针才能把我扎

住，只可惜扎错了穴位。

我说：“没这回事，我根本没接到什么上任的通知，就是真接到了，我也不打算去。”她怔了一下，接着便吃吃地笑起来，说：“好了，男子汉大豆腐，还小心眼子记仇哩，以前的事算我不好，向你陪不是，行了吧，赵东升同志？”

我心里挺不是滋味，说：“李华，问题不在这，假若我真的不走，你也愿嫁我？”

“嫁你、嫁你、嫁你！”她半娇嗔地说，“要不要我也签字划押？”显然，她以为我在进行爱情的考验。我苦笑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正当这时，门外有人喊我。我就象得了赦令，跑出门去。是明辉，脸上汗津津的她劈头问道：“你真要走吗？”我反问：“你说该不该走？”

“不该、不该、不该！”她一口气说了三个不该，“走了河西咋办？这把火刚烧起来，你就忍心让它灭了？”我笑了，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到现在为止，全村只你一人投反对票。不过，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。我决定留下，请我当武装部长也不走，怎么样？”

“真的？”她似信非信地看着我。我伸出小拇指，做出要同她拉勾打赌的样子，她的脸“刷”地红了，打开我的手，嗔怪道：“就知道打赌，这次想赌啥？”我立刻明白过来，也红了脸。明辉见我窘住了，笑着瞥我一眼，说了句：“东升哥，可得站稳脚跟，别屈从外来压力哟！”便跑走了。我知道她说的外来压力是指谁，这妮子，心眼儿还真不少呢。

没过几天，武装部真的派人来村调我了。我婉言谢绝了。这消息，象炸弹在村子里爆炸了，“硝烟”过后，群众简直把

我当成了英雄，对我更信任了，改变村子面貌的信心也更足了。自然，我妈断不了要抹几天眼泪。至于李华山盟海誓的爱情也泥牛入海无消息了。

虎子，我们这里有句俗话，叫着“骡马上了套，拉也得拉，不拉也得拉”。现在这话正应在我身上。这“套”是我自己套在身上的，可该怎么拉，心里却没个数。

这天晚上，趁着月色，我去到村外的田地里，转开了圈子。看土地、看麦苗、看山峦。我在向祖先留下的每一寸土地发问，我该怎么办，怎样才能找到打开“富裕”大门的钥匙。我一面转一面苦思冥想，不知不觉月落星淡，太阳从东面的昆罗山上升起。这时，我突然看到在不远处的田地里，有一个姑娘身影沐浴在朝阳里，迎着刺骨的晨风，半截鲜红的围巾在胸前来回拂动着。哟，这不是明辉么？她什么时候来的？有什么事？我带着一串大问号向她走过去。她看见我，并没有吃惊的样子，只是神情凝重地朝我点头一瞥，轻轻说：“东升哥，这道题难吧？”我领悟地点点头。她又问：“答案找到了？”我反问道：“你呢？”她淡泊一笑，想了想，从口袋摸出一支钢笔，说：“还记得小时候，锡山叔在祠堂前讲的诸葛亮和周瑜火烧赤壁的故事吧，咱们也在手上写写字、对对看。”说完，她便咬着嘴唇在手心里写起字来，写过把笔递给我，我在心里笑她点子多，但还是依着她写了。当两只凑在一起的拳头慢慢伸开，我和她不由同时“呀”了声，两只一大一小的手掌里写着同一个字：

水

呵，水！我俩的目光迅然对视一下，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向东面的昆罗山上。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山半腰，有一道象万里长城那么雄伟的建筑在闪亮。这就是前些年全县几十万劳动大军会